

岁月回响 SUIYUEHUIXIANG

## 那些村落

□徐亚娟

近期回老家,我们有意的绕过了高速公路,选择的是一条乡村公路,此前多年,我们似乎习惯了到高速公路的入口,取卡,加速,以分秒、时速计算到达时间,在那一瞬间似乎人车同时调整到了 一个心无旁骛直达目的地的状态,一路走来看到的就是高速公路上方清晰醒目的路标以及限速提示,田野村屯在 120 公里/小时的时速中快速略过几乎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

对这条乡村公路的很多记忆停留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一辆走走停停满载乡邻甚至是公鸡大鹅猪肉样子的长途汽车,是我老家村子通往省城的唯一交通工具,这条道路曲折前进,辐射了这个郊区县城方圆几百公里内的全部村屯。这样唯一的重要的交通工具注定是稀缺的珍贵的,每年除了农忙季节,其他时间里,这辆汽车几乎每天都是以百分之百超员的状态满载而行。记忆中这条公路有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断桥塌方,有交通事故吵架抢座,记忆中从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不过是颓废的村落,萧瑟的田地。

而今北方深秋的季节里,道路两旁一派丰收的景象,时速 60 公里/小时的慢行状态下,打开车窗,居然满眼都是风景。道路两旁除了等待收割的成熟的水稻玉米,就是整齐的村舍。不同于从前的萧瑟,现在农村的砖瓦房几乎都是青砖墙红瓦盖,院子里是红砖墙,这样醒目浓郁的颜色在田间地头尤其在连成一片的村落里显得朴实温暖甚至还有那么几分娇俏。公路旁边的村落都在道路旁边醒目地立着一个大牌子,上面蓝底白字工工整整地写着“赵家屯”“李家屯”。最初看到这些牌子的时候,还真没有怎么注意,等到不经意的过了有三四个村落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这个村落的名字,就像我们每个人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的郑重其事的名字。

这样的发现让我惊喜不已。这些村落安居在我老家之间的道路上,它们就像我叫不上名字的乡邻,在我少年时代,当我和这些村落擦肩而过,也就实实在在地告别了老家,当我从城市里回到乡下,见到这些村落也就见到了我的老家,它们安居在那里,和我出生的村落像兄弟一样安安静静地存在着。在这条路上,它们安静地掩藏了我多少不堪的回忆,消弭了我多少窘迫的境遇和伤心的细节。它们知趣地善解人意地悄无声息地看着我回来,看着我离开,我就在它们的注视下,在拥挤的人流中,在尘土飞扬里收拾伤口,清理心情,它们不是我的客棧也不是我的未来,它们就是一个个什么都能看见又什么都没看见的江湖隐者。而今天,我惊喜地知道原来它们是有名字的,原来这些村落都有一个可以讲出几代人故事和传说,且有着深厚渊源的传世的名字。



远方的村落。

在我最初关注了“赵家屯”“李家屯”这几个村落后,我又一路遇到了很多这样有名有姓的村落,大致归结一下,这些村落名字的来源应该可以这样理解,一类应该是起源于姓氏,比如“赵家屯”,这个村落最初一定是以赵姓人家为主聚集形成的村落,这名字有着一种占山为王的霸道,虽然在起名字方面没有什么文化和研究,但是那种属地占领的自信还是有所体现的,即便发展到今天村子里繁衍变化,其他姓氏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甚至超过了赵姓人家,但是这个村落的名字也就再也不能更改了。还有一类应该是比较书面语言的名字,比如有几个村落的名字叫做“常富屯”“常发屯”,这样的名字一定不是源于姓氏,这几个村落离我的老家不是很远,早在七八十年代就是远近闻名勤劳富裕的村子,这样的名字带着一丝端庄的文化气息,带着先富裕起来的村民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珍视,甚至带着几家门境殷实的家庭里对孩子起名字的重视和投入,俗气还是有一点俗气,但是家长的意见和期望还是有所体现的,通过这样一个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名字良好的家风也就世代代传了下去。

老家的村子的名字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这个村子处于两座县城交界处的半山地区带,自然环境山清水秀,民风古朴无华,距离两座县城几乎是等距离的远。立在村头牌子上的名字是“刘马架屯”,这个名字对于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一直记得这个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松林屯”,这个村子和“松林屯”这个名字无比的和谐,村子的周围有成片成片的松树林。“松林屯”这几个字是大学时我写家书的地址,也是我在填写各种表格时的地址,甚至是婚后丈夫经常打趣我的特殊词汇。“刘马架屯”这几个字还是令我小小的皱了一下眉头,这个名字起得潦草而又野蛮,就像我们小时候家人人随随便便给孩子起的“狗剩”“铁蛋”一类名字。而在母亲的眼里,这里从来就是刘马架屯,这里本来就是一户姓刘的山民开始在这里养马,然后渐渐形成的村落,看看周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大山,在这山里如此通达的交通,似乎这“刘马架屯”的名字也还实实在在地接地气甚至没那么难以接受,仔细琢磨居然自有几分原始的稚拙蕴含其中。在我心里这里还是那个不变的“松林屯”,但这条毫不会影响我对“刘马架屯”这个名字的尊重。距离“刘马架屯”一公里的地方有个村落名字叫做“办不到”,这个山脚下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是我小时候就熟悉的,这名字也几乎和兄弟姐妹名字一样挂在嘴边。因为此行对于村子名字探究的兴致,我和母亲嫂子一起来到了这个村子,我问母亲是否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母亲几乎随口就说,那还有啥来源,走半步就到了山上,就是“办不到”呗,母亲直白的解释像专家一样霸道,嫂子看着村头牌子上的三个字却是异常生气,“这一定是哪个不负责任的把这个名字写错了,本来应该是‘半步道’,怎么变成了‘办不到’呢?”

因为拜见了这些有名有姓的村落,此次回乡的我幸福而又兴奋,也许刚刚还沉寂在这些村落过往的荒芜中,也许刚刚还在为百度不到家乡的村落而沮丧,还在纠结那个像“狗剩”一样的名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总会有栉风沐雨的成长,总会有春华秋实的收获,总会有沧海桑田的传承。那些从此有了名字的村落,那些从此把名字醒目地标注在脑门上的村落,他们淡定而又自信地矗立在那里,是风景是故友是家园。

## 黄崖子人家

□杨中宇



乡村人家。

也就是乡下人习惯称呼的外屋,靠北墙棚出一个简易的小屋,俗称后道棚子。

那时虽说住的拥挤,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便于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沟通,即使小声说话,不小心也会被听见。就是母亲给你煮两个生日鸡蛋,你也不好意思独享。

悠车子的展馆也很招人,年轻人用手轻轻地荡着这个长不溜丢儿椭圆形的玩意儿,不明白婴儿为什么会睡在里面。那时候的家庭普遍孩子多,母亲一个人操持家务根本照顾不过来,所以只能把婴儿放进悠车子里。站在跟前轻轻晃动,直到婴儿睡着母亲才安心去操持家务。这些具有民俗特征的晕染着时代沧桑的老物件,这种亲切的现场感经常会给人一种浪漫错觉,就好像真的又回到了过去……

在村东街北和民俗陈列馆遥遥相对的是乔家大院遗址。大院共有七栋房子,按照三横四纵的格局,有账房、伙房、酒坊和炮楼,还有彩釉人物和牛马雕塑。

很多游客在乔家大院进进出出,流连忘返。一些游客特别是青年人喜欢拿着手机自拍,然后发到朋友圈显摆,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好像他也闯了一回关东。

至于美食那更不用说了。每家饭店的门前都清一色地挂着大红灯笼,或两盏四盏,或一溜儿十几盏,但肯定都是双数,象征着平安如意,当然也象征着黄崖子人内心的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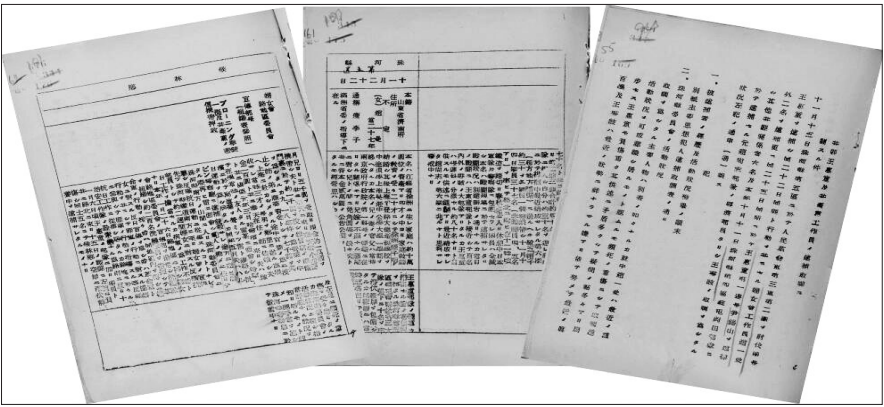
你不用选择,随便走进一家饭店,都是纯粹的非转基因绿色食品。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亲自到菜园采摘,那种现场感会增加你的食欲。如果你恰好带着孩子,主人一定会免费送一捧当季的水果。

黄崖子饭店的食材都有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蔬菜必须是自家院子采摘的,鸡鸭鱼必须是活的,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就是想让客人知道,在这里吃饭尽管放心! 黄崖子人想赚钱,一定对得起良心。如果有哪家饭店打破了这个规矩,所有的黄崖子人都会瞧不起。

同样是小米干饭大炖粥,同样是酱炖大河鱼腊肉豆角,但做出的味道就是不一样。黄崖子用的是大铁锅,烧的是柴草,它不但蒸出了米香,也炖出了人世的沧桑和对未来的希望。当代人因为科技和时间观念省略了许多关于饮食的麻烦,可也为此失去许多味觉上的美好感受。黄崖子人正是抓住这一点,让你通过笨拙而原始的做工去触摸从前的岁月,可见他们不仅朴实,还十分的聪明。

## 日伪档案中记载的赵一曼

□聂博肇



日伪档案中记载的关于赵一曼的内容。

三军二团政委,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被俘,在狱中,日本人动用酷刑,她却却没有吐露任何信息。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随后她被残忍杀害,年仅31岁。

黄崖子和一些大山相比,海拔很低,只有不足五百米。它是拉哈山脉的主峰,与呼兰河相依相偎,构成了一山一河山下有河河上有山山水相依的自然风光。而黄崖子民俗村就坐落在兰西县城南,黄崖子东侧。近看,崖子口像用刀子削过一样十分整齐,舒缓而平滑的斜坡就像一副巨大的滑雪板一直通到村口,蔚为壮观。特别是到夏天雨后的黎明,崖子口氤氲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红日初升渐渐漫透了整个村子,如梦似幻,完全可以把人带入梦境……

黄崖子村前后有四条街道,居民的住房都很简约实用。在造型上遗传了东北民间的建筑特点,古朴中渗透着民俗文化的个性。

黄崖子人和他们的住房一样,乍看上去透着精明。等相处以后,你会猛然发现他们的朴实和简单,就像这片黑土地一样深深地吸引你。

从崖子口一直延伸下去是黄崖子主街,两侧立着几百尊神态各异的雕像,再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和娱乐活动的画面。村中央的打谷场和老水井早已不见了,那些人欢马叫吱吱嘎嘎的声音也已经成了久远的记忆。

现在的黄崖子人已经改变了土地种植结构,水稻成了他们主打产品。很多人把土地转包给了村中的种植大户,不再几亩几十亩地侍弄土地。随着我国农村进入多元化经营时代,黄崖子人依托地缘优势开发了各种实体和民俗旅游业。

几年时间,黄崖子主街两侧已经有十几家吃住一体的家庭式饭店。每逢夏季旅游热,前来黄崖子的游客就像前仆后继的海浪,冲刷着民俗村的大街小巷,他们的脚步又像秧歌调儿跌宕起伏的鼓点,撞击着白云飘渺的天空,也激荡着每个村民的心。

民俗馆在主街西头儿,太阳刚冒红儿就有人进村了。在所有的游客中老年人占很大比例,他们是想通过对老物件的回顾咀嚼现在的美好;而年轻人呢,主要是体会一下农耕文化,了解父辈从前生活的那段岁月。

老碾坊位于民俗馆院内正中央,碾盘和石碾子保存得十分完好,很多在农村生活过的老人进陈列馆之前,都会先走近老碾坊,摸一摸碾盘或者石碾子,或者两样干脆都抚摸一遍。他们的神态庄严肃穆,多少有一点凭吊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对两个老物件的真情怀念和追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东北仍有很多地区完全处于农耕时代。

特别是到冬天,尤其进腊月临年关越来越近的日子,老碾坊就是一个村子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容发布新闻的中心。社员或者社员家属一边排着队,一边闲聊着,在老马或者老牛拉着碾子发出骨碌骨碌声音的碾坊里,一条条热点新闻就在这里宣布出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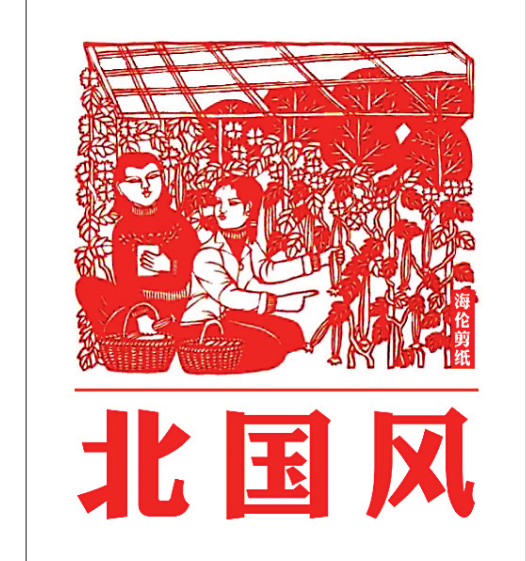
民俗馆共有八个展室,举凡像犁杖、马鞍子、锄头、镰刀,还有一一年四季的生活用品,像大褂儿、甩裆裤、靰鞡鞋、火盆、马灯等陈列着四千多种老物件。但最吸引人要数南北炕、后道棚子和幔帐,很多的老年游客都会久久地停留在这里唏嘘不已……

那时的居住条件相对十分的简陋,一个村子清一色都是土坯房子,而且一般都是两到三间,这样问题就来了。孩子大了结婚不好和父母挤在一铺炕上,就有了东西屋和南北炕的格局,东西屋还好说;如果是南北炕问题又来了,晚上睡觉难免尴尬,这样就沿着炕沿儿挂起一道幔帐遮挡视线。

如果再有孩子结婚,那只能在厨房间,

在黑龙江档案馆保存着这样一份档案,泛黄的文件纸上记载着抗日英雄赵一曼烈士被捕过程,再现了80多年前在林海雪原中,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战士与日军顽强战斗的场面。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她“瘦李”、“李姐”,而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腿部负伤后被俘。这是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这是一抹激烈搏杀的记忆,这是一幅民族精神的再现,这是一曲抗日英雄的赞歌!

这份档案是文号为滨警特秘第一三九四三号报告,上面标记着醒目的“秘”字。滨江省公署警务厅长1935年12月7日给民政部警务司长的一份关于逮捕审讯王惠童及其共产党工作人员情况的报告,记述了滨江省公署警务厅1935年11月15日在其管辖的珠河县第五区逮捕了第二团团长王惠童,22日抓获了与其一同行动的妇女会工作者赵一曼。报告中《逮捕主要政治犯人调查表》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捕地点为珠河县第五春秋岭,逮捕时间1935年11月22日。报告中记载,11月15日逮捕了“共匪”王惠童后,其部下“残匪”仍潜伏在附近地区,22日早晨得到情报,珠河县第五区小亮珠河西北方向约8千米的山中有5名“余匪”藏匿于民房中,县警察队第三中队张警佐随即带领部下30名赶往现场,潜伏并包



## 北国风

北国奇珍 BEIGUOQIZHEN

## 雷窝子

□朱宜尧

雷窝子,学名四孢蘑菇,这是老家的叫法。这接地的名字,听着舒服。

世间的万物都要有家,有自己的孩子,有美好。雷也不例外,雷要下雨,顺着雨水,把美味种到大地,雨水润泽了大地,雷窝子等雨水一过,一窝蜂地钻出了地面,露出白色的头,探望着美丽的人间。

雷窝子是雷的孩子,是雷献给人间的一道美味!

雷窝子是菌丝孕育大的。一片片网状的菌丝在土里结为兄弟,等露出了头,就各自安好,一个挨着一个,连成片,结成群。

它们懂得家和万事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挤在一起,有力量,比着争着生长。雷窝子的菌丝体细微,却能长成很大的菌体,很沉实,埋在地的心里,只要没露出地面,雷窝子还没见到人间,没呼吸到空气,没接受到雨露,它极力地壮大自己,等钻出土地,把积蓄的营养和力量,全部献给了雷窝子的“头”与“伞”。你要是进一步仔细观察,雷窝子在撑开“伞”之前,把伞片紧靠伞柱,酷似一个“立正”的军姿。当你掰开它,你惊奇地看到,它洁白的内心,是绝对出淤泥而不染,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只有洁白、水嫩、柔软、肉质般的丝滑。你心里不禁会涌起一丝感动与敬佩。雷窝子好吃,可熘炒,可用于火锅。切成片,熬汤,照样鲜美。



山里的蘑菇。

雷窝子吃小不吃大,在“伞”没打开之前,吃它的鲜嫩。等打开伞后,雷窝子很快由白色变成了黑土的色彩,并融进了黑土地。它的生命和黑土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孕育了我,我又把生命回馈给你。

雷窝子好吃,经常是雷雨过后,踏着泥泞,沾满露水,在树下,草棵间采挖。很多人不知道,雷窝子是挖出来的。我和母亲还一同挖过雷窝子。雷窝子不同于其它蘑菇,它头小,洁白的根却很深。用小刀,深入雷窝子的根部,将土地里的部分全部挖出,那种感觉,是收获的喜悦。

母亲将雷窝子洗净,焯过,放进缸腿儿里,撒上一层大粒盐。那些盐融进雷窝子的身体里,保鲜它的美味。为能保存到人入冬,母亲将缸腿放入窖里。窖是北方人的天然冰箱,保存了食物的鲜美。

雷窝子炒白菜片,在那个捉襟见肘的年代,是绝对的美味。入口绵滑,跟肉的口感极为相近,也带来了口福。有了口福,便有了心福。一家人和美美地围在一起,聊着一天的收获,笑就一直绽放在脸上。选一个晴好的日子,母亲坐在小木凳上,沐浴秋风与艳阳,一线一线将雷窝子丁穿好,搭在檐下。等过年做一道盛宴——小鸡炖蘑菇,溢满馨香。

我少年身体不好,少吃雷窝子,更少没挖。挖一个,装进筐里,心里默念雷窝子的好,它营养了我。我的身体有了雷窝子,就有了健壮的筋骨和肌肉。后来我离开家乡,离开了有雷窝子的童年,到外地地求学、工作,雷窝子渐渐走出我的视线。一到蘑菇下季的时候,市场上有卖蘑菇的了,我就有意无意地找寻家乡的雷窝子。它朴实,厚道,却藏着一种高贵的气质,这种气质,多年后还藏在我的身体里,厮守着故乡的美好。



I 北国风 扫码关注

龙档 珍存  
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